

钱存训教授和他的《纸和印刷》

急匆匆奔出 John Hancock 大门，我不禁跑起来。赶到会面地点，不料钱教授已在等我了。真不好意思，一位七十七岁的长髯、学贯中西的学者竟在等我这后来人！

钱教授向我伸出了手，毫无老气的脸上丝毫没有抱怨的神色。他是那样的平和、朴实。握住他的手，我仿佛觉得年龄的差异、初次见面的陌生都已开始消逝。

稍事寒暄，钱教授用车载我驶向芝加哥大学。我怀着敬重的心情同他慢慢交谈着。一扇人生的大门缓缓打开，那里面的经纬，使我目不暇接。

功名不虚 佳绩昭人

华裔学者在美国科技界的地位尽人皆知，而在人文科学领域却不敢有此妄言。但这绝不是因为他们在这一领域里毫无建树。

钱存训教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和图书馆学研究院荣誉教授、远东图书馆荣誉馆长。

“他献身中、美图书馆事业五十载，兢兢业业，为人师表。在许多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教学中，尤其是在书史和印刷史的研究方面具有国际知名度。他集学者、教师、图书馆员和行政管理者的才智于一身，难能可贵，值得钦佩。”一篇介绍钱教授生平和事业的文章这样概括他所取得的成就。

钱教授是个学者。他的著述共有一百多种，涉及的学术领域有：图书馆学、目录学、东亚图书馆介绍，书籍、造纸、印刷史、中外文化关系、历史、传记等。

钱教授是个教师。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他先后指导过的研究东亚和图书馆学的学生

为数不少。他讲授的“中国目录学”和“中国史学方法”一直深受研究生们的欢迎。从一九五八年起，这两门课程就被芝加哥大学远东系规定为博士生必修课。一九六四年，他主持了“芝大”图书馆学院和远东语言文化系共同设立的“远东图书馆学合作研究计划”，在以后的十五年中，先后培养了三十多名硕士生和博士生。

钱教授是个图书馆工作者。他不仅建立了美国第一流的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而且对整个美国远东图书馆界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参与筹建了“亚洲研究学会东亚图书馆委员会”，并于一九六六年当选为委员会主席。第二，三十年来，他对美国图书馆东亚藏书定期做了有系统的调查。这些统计和调查报告详细分析了一八六九年至一九七五年间所有美洲东亚藏书的沿革和发展。这项成果被北美图书馆主管方面和各基金会当作扩大东亚图书收藏和支持东亚图书馆发展的重要依据。

钱教授享有盛誉。一九七八年，“东亚图书馆委员会”授予他“杰出服务奖”；一九八五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所属“华人图书馆员协会”也授予他“杰出服务奖”。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二十多种名人录收有他的小传。

特别值得一书的是，钱教授的力著《纸和印刷》自一九八五年出版以后，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声誉，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的国际地位。《纸和印刷》一书以四百八十五页的篇幅和二百幅插图生动地记述了中国造纸和印刷的历史。这本书是作为英国李约瑟博士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出版的。在已出版的十二个

分册中，这是唯一由个人独立写作的分册，也是唯一由华人写作的分册。

智者若有志 天堑变通途

在霏霏细雨中，车子驶上视野开阔的沿湖公路。芝加哥高耸的楼群渐渐远去，密执安湖黛色的微波翩翩而来。钱教授熟练地把握着方向盘，讲述了《纸和印刷》一书的来龙去脉。

一九五二年，钱教授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西方译著对中国的影响》。在这项研究中，他利用熟悉图书馆的优势，将每个时期中国的外国译著加以整理、归纳，并从中找出内在规律。他发现，在一二十年代，中国有关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译著较为集中，而三四十年代则主要是文艺方面的译著，这几十年间的译著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日文转译成中文的。另外，这些译著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这项研究富有成果。但是博士论文要求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译著属于第二手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研究不符合博士论文的要求。因此，钱教授不得不放弃原来的题目，而去寻找新的研究课程。

芝加哥大学远东系在美国是第一流的。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入了解和研究的教授不乏其人。钱教授认识到，如果在中国文化这个大领域中寻找研究课题是不会缺少指导和帮助的，况且他还有着丰富的中国历史和文字知识。

中国古代书籍、造纸和印刷终于成为钱教授探索的新领域。

一九五七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印刷发明前的中国文字纪录》。此后，他对论文加以补充，终于写出《书于竹帛》这部承前启后的著作。一九六二年，这部著作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五年，香港中文大学周宁森博士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定名

为《中国古代书史》。一九八〇年，该书又被译为日文出版。

《书于竹帛》一问世，旋即受到好评。李约瑟博士亲撰书评，倍加赞扬，并且写信邀请钱教授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制墨及印刷术方面的写作。一九六八年秋，钱教授应邀赴英国剑桥大学，与李约瑟博士会面，商谈写作事宜。

钱教授回忆说，李约瑟博士亲切平易，热情诚恳。在计划中作品的内容、署名、写作时间等具体问题上，充分尊重钱教授的意见。李约瑟博士的热诚邀请和宏扬中华文化的使命感，终于使钱教授用他的全副身心接受了这项非同寻常的重任。

灿烂的中华文化是个规模浩繁的宝库，要采摘一颗珍珠，即使知道它在哪里，也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这部著作原计划三年完成，可是钱教授却整整写了十五年。为什么？钱教授感触良深地说，材料越搜集越多，大陆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这使得我不断推进写作计划。搞这样的著作，不把材料搜集到尽可能翔实的程度是不能动笔的啊！

一九八二年，凝结着钱存训教授十五年心血的著作《纸和印刷》与世人见面了。事实上，在第一版发行之前，这部记载中华先人智慧与才能的著作就已在世界各地预定一空。

在美国，有人评论说：“他用丰富的知识和清雅而精致的文笔，将这一专题带给西方读者，使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令人喜读不厌。”“此书为我们提供了如此详尽的资料，并对人类最长久的传播方式的性质、方法、环境和影响作出了精辟的阐述。”

在香港，有人评论说：“书中讨论了一些其他著作没有触及或没有深入探讨的问题。例如：一、为什么造纸术和印刷术在西方的应用远远落后于中国？二、造纸和印刷在西方和中国文化中地位有何不同？三、造

纸术和印刷术在学术上和社会上产生了什么影响？”

在中国大陆有人评论说：“该书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采用了对比的研究方法。这种对比科学史的研究方法至今仍是国内科学史著作中的薄弱环节。”“《纸和印刷》无疑是一部有关中国造纸和印刷史的杰作，也是迄今已经出版的同种著作中最优秀的一本。”

李约瑟博士在此书的序言中说：“我们亲爱的朋友、芝加哥大学钱存训教授是世界上这一领域里最著名的权威之一，他完成了我们这套科学史中所担负的任务。”

来到芝加哥大学校园，雨，大了起来。四下里参差不一的古典欧式建筑被密匝的雨线包裹着，隐约散发着一种深邃而又神秘的气息。

下了车，钱教授关切地为我撑起了事先预备好的雨伞，我则下意识地搀扶着他的左臂。其实这是不必要的，他的行动像他的思维一样敏捷。

我们来到钱教授的根据地——远东图书馆。这里设备先进，陈设优雅。无论是阅览室、书库，还是办公室、楼道，都是那么安静，好像这里早已人去屋空。

中文书库的藏书甚丰。其中所藏的大陆出版物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文献自不待言，就是在国内都很少见到的地方报刊和专业杂志，这里也几乎应有尽有。有趣的是，我在一个大书架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批“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小报汇编，翻开一本，一行醒目标题赫然映入眼帘：“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哇，真是活见鬼了！这里，中国大陆图书资料多，与钱教授的努力分不开。几十年来，他一直与北京图书馆保持着良好的交换关系，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没有间断。现在美国其他地方的远东图书馆常常要到这里来查询中国大陆的图书资

料。

参观毕，我随钱教授来到他的办公室，请他谈谈自己的身世。钱存训教授一九一〇年出生在江苏省泰县一个书香世家。他的曾祖父钱桂森是道光三十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大学士和安徽省学政及主考官。祖父精书画，父亲通佛学，曾主编《海潮音》。

钱教授幼时念过私塾，一九二六年毕业于淮东中学。在校时，适逢五卅惨案，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组织“青年学社”，并主编《青年旬刊》。为此，他遭到军阀追捕，只得逃离家乡，投身北伐军，随军北上。一九二八年，他进入南京金陵大学读书，同时在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工作，后曾任代理馆长。一九三二年他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大学期间，他曾选修刘国钧先生主讲的“中国书史”课程，兴趣浓厚，深受影响，这为他在造纸和印刷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在金陵女大工作期间，他曾选修曾虚白先生教授的“翻译学”。他的硕士论文可以在此溯得渊源。在学习“翻译学”过程中，钱教授先后在当时颇有名望的《时事月报》和《世界杂志》上发表过两篇译作，其中一篇是卢梭的《中西快乐观念之歧意》，这是他最早的写作活动。

大学毕业后，他接受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聘请，任副馆长，一九三六年和许文锦女士在南京结婚。翌年钱教授应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的邀请，担任南京工程参考图书馆主任。该馆为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储存着抗日战争前由北平总馆疏散到南京地质调查所的全套外文科技期刊以及内阁大库与图等贵重资料。不久他赴上海负责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的工作，保管由北平南运的中文善本书。抗战期间，他冒着极大的危险，负责将中文善本图书约三万册秘密运抵美国国会图书馆。一九四七年他由当时的



一九八七年十月先生于苏州

教育部派赴华盛顿，接运这批寄存美国的善本书回国，但由于当时中国国内战争爆发，交通中断，接运计划未能实现。

一九四七年秋季，钱教授作为北平图书馆交换馆员到芝加哥大学工作、进修。当时他的工作是负责整理一九三六年以来“芝大”图书馆所积存的中文藏书。经过十年不懈的努力，他在夫人的协助下，将约十万册中文藏书整编完毕，为“芝大”远东图书馆日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经芝加哥大学的殷切挽留，钱教授正式在“芝大”工作。一九四九年，他担任了远东图书馆馆长，直到一九七八年退休。

虽然功成名就，但是钱教授并未在清闲中安度晚年。他退而不休：每天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十二点就寝，读书、看报、搞研究，而且每天还要到他工作过几十年的图书馆去“发挥余热”。

他中肯地对我说：“中国文化史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通。我现在一方面整理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旧著，一方面在研究印刷术对中国学术的发展究竟起了多大的影响这个新的课题。”

在五十年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钱存训教授的面前永远有一个新课题，在中华文化这个灿烂宝库中，他永远是一个孜孜不倦的探索者！

钱教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夫人曾在“芝大”教授中文口语，现已退休；三个女儿都毕业于“芝大”，大女儿学医，二女儿学画，三女儿学俄文。几十年来，钱教授一直过着学者式的书斋生活。在他的研究领域里，他上天入地，无所不至，而在日常生活中与唐人街的联系并不多。他告诉我，早几年唐人街里的同胞大多不会讲“国语”，他去中国餐馆吃饭还要把菜名写在纸上。由此，他颇有感慨地说：简化汉字应该推行，但汉字是不能废除的。汉字是东亚文化的特征，是维系中华民族统一的基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坎坷，但始终是一个整体，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汉字。

时间不早了，我起身告辞。钱教授提出要用车送我回城里，我没有谢绝。一方面路程确实不近，另一方面，我确实想同这位可敬的长者多相处一会儿。

（原题前冠：上下求索五十年
载《华声报》李建全文）

have been overlooked and come to naught. Our predecessors have done a great deal along the line of collation, commentary notes and explanation of words, which are regretfully very widely scattered in book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readers, colossal effort is needed to select and to compile into one compendium.

With the purpose to further improve these valuable texts, eminent scholar Guo Mojo had collected several versions of such texts and read manuscript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in order to offer some processed source material to researchers." He maintained that "Doing research is like mountain-climbing, even though the forerunners had done their best to open up the way, the posterity has always to ascend by oneself." (page 53)

*Precis of "Selected Readings from Foreign
Works of Library Science"*

This book is on the State Education Commission 1985-1990 plan for textbooks. Having comprised entries selected from encyclopedia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Union, as well as works of known scholars of library science over the past eras, this book thus well outlin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nd library science. It also offers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some representative persons in the library world, and lists in its appendix the major events of library scienc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n the world scene. On the whole, the book gives both a theoretic and a historic sketch. It is a reference book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specialize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a book for libraries of different levels. (edited by Yuan Yongqiu and Li Jiaqiao, preface by prof. Lu shuxiang; published by Beiji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distributed by Xinhua Bookstore) (page 66)

*Dr. Tsuen-hsuei Tsien and his
"Paper and printing"*

Dr. Tsuen-hsuei Tsien is a well-known scholar and auth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 prestigious work "Paper and printing" has been admitted into the First Part of the Fifth Volume (published 1983) of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 Joseph Needham wrote in the preface to his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 Tsuen-hsuei Tsien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eminent authorities on this subject" And it was thus comme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book offered us thorough facts while giving explicit statement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environment and influence of a form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by mankind that survived the longest duration. In China, the book was lauded as "the best among books of this calibre" In this issue of Bulletin of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the editor has published the interview by a reporter of "Huasheng News" which delineated the great contribution the author made in magnifying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page 72)